

以后，日本方面仍然感觉——征服中国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。尽管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，退入山海关内。可东北并非没有抵抗。

就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当晚，沈阳警务处长黄显声站了出来。作为警官，他无权调动军队，却有能力集中警察，临时组建部队，发放弹药，准备抵抗。即便东北军主力纷纷逃跑，可东北各地集结而来的警察，在反攻沈阳失败后，也退回到锦州大凌河沿线，组建东北义勇军。自此以后，东北大地上，抗日武装就没有停歇过。

当黄显声以公安总队为主力，在大凌河沿线与关东军周旋的时候，1932年初，石井四郎在日本医学院建立“防疫研究室”，开展细菌战研究。此时的石井四郎，在日本军界，得到了两个人的大力支持。

一个是日本近卫师团军医部长、日军化学战的始作俑者小泉亲彦。小泉在1918年开始疯狂地投入化学战研究中，曾在没有防毒面具的情况下，自我暴露在氯气云中。可一度，即使在日本，小泉的上级对他的实验也不是很看重。当小泉发现有个比自己年轻8岁的军医，正疯狂投身于细菌战研究，自然觉得此人好似自己的影子一般。为此，他要确保石井四郎晋升有径。

石井四郎的另一个支持者，是已经升任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。为了确保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成功，永田铁山应石原莞尔的请求，从日本国内运送了两门24英寸口径的攻城巨炮到中国东北，于7月间在关东军军营中完成安设炮位，准备在发动武力进攻时轰击中国军营及飞机场。从永田提前运炮之举，就能看出，关东军弄了

右图：1943年6月25日，731部队高等官团在本部大楼前合影。



三具穿着中国东北军军装的尸体扔在柳条湖，就是在栽赃陷害。其侵略中国，就是早有预谋的。而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石原莞尔也注意到了细菌战能够带来的所谓好处。在与永田铁山联络的时候，石原莞尔提及——正常作战，炮火之后，许多厂房、矿山变为灰烬。而在鼠疫、霍乱或者伤寒过后，在进行防疫处理以后，对手的厂房、矿山就能据为己有。从“利润”上分析，细菌战比正常作战收益大很多。

在小泉亲彦、永田铁山的支持下，在石原莞尔的欢迎中，1932年8月——“九一八”事变整整一年之后，石井四郎来到中国东北。与他同行的还有校友、同为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细菌学博士增田知贞。两人带着4个助手、5个雇员，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跑遍白山黑水之间。然后得出一个结论——可以将未来的细菌研究所设置在哈尔滨附近。此前，石原莞尔先期考察后，曾希望将石井四郎的研究机构放在牡丹江。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，又是永田为主的日本大本营方面决策——全面支持石井四郎。于是，这个恶魔选择落脚哈尔滨。又一年之后，1933年8月，日军开进哈尔滨市宣

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一带，撵走了当地的商店主、职员和居民，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所，亦即“石井部队”，或者称为“加茂部队”。加茂，正是石井四郎的出生地！石井四郎选择落脚满洲进行细菌研究，除了关东军方面希望获得更大的战争“利润”而欢迎他前往以外，还有两方面的考虑：其一，中国东北人口较多，能为石井四郎的研究提供更多“原料”，尽管“石井部队”“加茂部队”的名称来自于石井四郎的姓氏和出生地，可他并不可能将细菌战研究机构安置到自己的家乡、祸害家乡父老；其二，石井四郎非常崇拜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。尽管他本人只是一名陆军军医，可他感到自己同样可以像东乡平八郎那样为帝国立功，甚至未来日本有可能与俄国或者说当时的苏联开战，去侵略苏联的远东地区，他石井四郎能如东乡平八郎那样战胜俄国人。因此，石井四郎给自己取了个化名“东乡大尉”，位于哈尔滨的细菌部队基地宿舍区称“东乡村”，神社称“东乡神社”。

尽管石井四郎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，但哈尔滨毕竟是中国北方一座交通广泛的大都市，来自